



语言学系列教材

现代训诂学导论

黎千驹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师范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项目
- 湖北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现代训诂学导论

黎千驹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训诂学导论/黎千驹 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622-3740-2

I. 现… II. 黎… III. 训诂—研究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4226号

现代训诂学导论

黎千驹 著◎

责任编辑: 洪胜非 责任校对: 罗 艺 封面设计: 甘 英

编辑室: 第五编辑室 电话: 027-67867364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 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经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327千字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20.25

版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0.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训诂学原理”、“训诂的方法与原则”和“训诂学的应用”为纲来建构全书的结构体系，深入阐释了训诂学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梳理了随文释义的注释、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和文献训诂札记等三大训诂体式的源流，并重点评介了其中的部分训诂要籍；介绍了训诂的方式和术语；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训诂方法的原理和训诂原则，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训诂学在当代的应用价值。本书的主要特色是：

一、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诸如在训诂学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以及训诂学的界说等方面，本书在吸收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二、内容的继承与革新。在“训诂学的内容”方面，以往的训诂学著作大多仅限于“解释语言”，而本书新增了阐释义理、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内容。在训诂的体式方面，以往的训诂学著作大多限于“随文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的介绍，而本书还对“文献训诂札记”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在“训诂学史”方面，以往的训诂学著作大多限于先秦至清代的训诂学史的介绍，而本书对训诂的三大体式即“随文释义的注释”、“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和“文献训诂札记”的产生和发展的源流（从先秦直至20世纪末）首次分别作了古今贯通的梳理，从而勾勒出了训诂学各个方面古今演变的轨迹。在“训诂方法”方面，除了对大多数训诂学著作中所涉及的“因形索义”和“因声求义”等训诂方法进行深入地阐释之外，本书还将传统的“因文求义”方法改造为“因语境求义”，并且对该训诂方法进行了深入地阐释；还提出并阐释了“因逻辑求义”的训诂方法。在“训诂原则”方面，不仅根据“因形索义”、“因声求义”、“因语境求义”和“因逻辑求义”等不同训诂方法的“个性特征”而提出了与之相应的具有特殊性的训诂原则，并且还根据各种训诂方法的“共性特征”而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训诂原则；在具有普遍性的训诂原则方面，除了对前人已经论及的“词义的时代性原则”和“词义的社会性原则”进行深入地阐释之外，本书还首次把“实事求是”作为训诂的原则并进行了深入地阐释。三、注重实践

性和实用性。本书既注重结合训诂实践成果来阐释训诂学的基本原理和训诂方法与训诂原则，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从“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训诂学与语文辞书编纂”、“训诂学与古文阅读和教学”、“训诂学与语言运用”等方面来阐释训诂学的应用价值，因此，既具有理论深度和某种程度的创新性，又具备实践上管用的特性。

本书内容翔实、论述精要、深入浅出，既是学术专著，又可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古典文献专业、历史学专业的《训诂学》教材，也可供训诂学爱好者阅读。

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训诂学著作

——黎千驹《现代训诂学导论》序

千驹教授在科研上用力甚勤。20多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学术著作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项、完成省级重点科研项目2项、一般项目4项，成果显著，令人钦佩。最近他又撰写出一部新著《现代训诂学导论》，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实在可喜可贺。

在此之前，训诂学著作已为数不少，其中个别优秀者或许短时期之内难以超越，而一些雷同者则乏善可陈。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写此类著作了。愚以为有无必要暂且不论，但若再写出一本有些新意的训诂学著作来，则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更遑论独具特色了。

读了千驹教授的《现代训诂学导论》书稿之后，顿时有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的感觉。该书能取同类著作之长，补同类著作之短，做到了后出转精。综观全书，觉得它有几个鲜明的特色，即系统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一、系统性

任何一部著作皆应有其体系，训诂学著作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认为，作者应该根据自己对训诂学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的认识来建构自己训诂学著作的体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这是建构训诂学著作体系应该把握的一个基本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了数十部训诂学著作。其中不少著作尽管在训诂学的对象和性质等方面各唱各的调，而在训诂学著作的体系上几乎趋同。人们很难从这样的体系中感受到“语义学派”、“注释学派”、“解释学派”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而看见的则是不少训诂学著作中所发生的“撞车”现象。这或许也是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写此类著作”的原因之一。

我们说训诂学著作已为数不少，其中个别优秀者或许短时期之内难以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方面都难以超越。训诂学著作不可能在现有的水平上停滞不前，它应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训诂实践经验的丰富和训诂学理论

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加以改进、充实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指导训诂实践。这就决定了仍然需要积极开展训诂学研究。因此，我们认为，目前训诂学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训诂学著作已有多少和是否有必要再写，关键在于这后出的著作是否具有某些新意和某些特色，即能否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并对这些问题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回答，能否从不同的侧面去丰富、完善和发展训诂学，提高训诂学的科学水平。而《现代训诂学导论》的新意和特色之一，就在于它在继承前贤时彦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革，从而使得该书的体系具有系统性和严谨性之特色。而这些改革，皆是建立在作者对训诂学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例如：作者认为，训诂学有“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训诂学”之分。就内容而言，“解释语言”既是传统训诂学的主要内容，也是现代训诂学的主要内容。然而，传统训诂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阐释义理；而现代训诂学虽然也涉及义理，但不再以之为主要内容。现代训诂学不仅要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中的语言，还要研究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解释古代文献语言”的训诂实践，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语言中的词义。基于这种认识，因此，该书在体系上进行了改革，即除了其他训诂学著作所共有的“解释语言”的内容之外，还增设了“阐释义理”、“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内容。

我们知道，训诂学的内容决定了训诂学的任务。因此，在明确了训诂学的内容之后，该书又进一步探讨了训诂学的主要任务：第一，研究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以及消除这些语言文字障碍的训诂方法和训诂原则；第二，研究训诂学的发展历史，总结前人训诂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教训，并对前人训诂实践活动中所出现的各种训诂现象（诸如训诂的体式、方式、术语等）进行科学地整理与解释；第三，研究训诂学的基本原理，不但要研究训诂学的对象和性质，还要研究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第四，从事训诂实践活动，训诂学的最终目的是指导训诂实践，准确地探求和解释古代文献语言。

正是基于对训诂学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的认识，因此该书以“训诂学原理”、“训诂的方法与原则”和“训诂学的应用”为纲来建构全书的结构体系，深入阐释了训诂学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梳理了随文释义的注释、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和文献训诂札记等三大训诂体式的源流，并重点评介了其中的部分训诂要籍；介绍了训诂的方式和术语；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训诂方法

的原理和原则，阐释了训诂学的应用价值。由此可见，该书与以往的训诂学著作相较，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具系统性和严谨性。

当然，任何学科的体系都是具有多元性的。对该门学科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的认识不同，所形成的体系也就自然会不同；即使在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方面认识相同的专家学者，但由于其研究方法不同，也可能形成不同的体系。例如，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1986年）、王宁先生的《训诂学原理》（1996年）、宋永培先生的《当代中国训诂学》（2000年）等，在结构体系上皆各具特色。

二、创新性

创新是一切理论研究、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生命力之所在。那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学术成果，无疑是创新，即使是在成果迭出的某个领域进行研究，如果研究成果具有某些“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那应该说也是创新。准此以观《现代训诂学导论》，该书在训诂学的基本原理、训诂的方法与原则、训诂学史、训诂学的应用价值等基本问题方面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拓展、有所创新：或在某些方面的研究更为深入，或在某些方面具有独到的认识，或在某些被以往的训诂学著作长期忽略的问题方面有新的发现、新的开拓，或吸收现代词汇学、语义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成果来研究训诂学中某些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书名为“现代训诂学导论”，的确洋溢着现代气息。

（一）在训诂学的对象和性质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关于训诂学的对象，不少学者认为，训诂的对象是“古代文献语言”，而训诂学的对象是“训诂”，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该书则认为，“古代文献语言”既是训诂的对象，也是训诂学的对象。训诂要对“古代文献语言”进行解释，训诂学也是要对“古代文献语言”进行解释，因为训诂学的最终目的是指导训诂实践，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语言。如果离开了“古代文献语言”这一对象，那么训诂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训诂学也就不再是训诂学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训诂学，它不仅要以“古代文献语言”为对象，而且还要以“训诂实践活动”为对象，即对“训诂”本身进行研究。如果脱离了对“训诂实践活动”的研究，那么传统训诂学也就难以发展为现代“训诂学”了。

不仅如此，该书还对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训诂学的对象进行了区分和界定，指出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训诂学的对象在外延上有宽窄之别，也就是说，由传统训诂学到现代训诂学，其对象在外延上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汉代训诂学的对象以儒家经典为主，但也开始涉及子、史、集的注释；魏晋南北朝时期训诂

学的对象进一步扩大，除了儒家经典之外，史、子、集等部的著作皆出现了较多的注本，并且开始涉及佛教经典的注释，还涉及了为前代的训诂学专著作注释；唐代虽然儒学居于正统地位，然而道教势力仍然强大，唐代统治者亦好佛教，因此，这时期训诂学的对象除了以儒家经典为主之外，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也出现了较多的注释作品；宋元明时期训诂学的对象除了儒家经典之外，集部注释书数量之多是远远超越前代的；清代学者几乎遍注历代的重要典籍。但是，综观传统训诂学的对象，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是重先秦两汉文献而轻中古与近代文献，重儒家文献而轻佛教和道教文献，重文言文而轻古白话。至于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等，由于出土材料的限制而很少涉及甚至几乎没有涉及。现代训诂学应该也必须涉及整个古代的所有文献，即把整个古代的所有文献的语言纳入自己的对象范围。例如：从时间方面来看，包括先秦两汉至清代的文献，即上古文献、中古文献与近代文献；从语体方面来看，包括用文言撰写的和用古白话撰写的古代文献；从载体方面来看，包括纸质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从来源方面来看，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这些古代文献的语言都是现代训诂学的对象。这种对训诂学对象的界定，也就使得该书洋溢着“现代训诂学”的气息，从而使古老的训诂学在现代能够焕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对“训诂学”性质的界定，这几乎是任何一本训诂学著作不可回避的问题。训诂学界一直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有“训诂学是语义学”、“训诂学是注释学”和“训诂学是解释学”等三种观点。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观点，只不过上述三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而已。千驹认为，要讨论训诂学的性质，首先就得明白为什么需要训诂和训诂学。该书指出：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之中，词汇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最为直接，对社会所产生的较大变动的反映最为敏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失。无论是新词的产生还是旧词的消失，都使得前一历史时期的词汇与后代的词汇之间既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譬如先秦时期的不少词语到了两汉时期便难以被人理解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少词语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也难以被人理解了。这就给后人阅读古书带来了语言文字上的许多障碍。当然，语音的变化、语法的变化、文字的变化，也都会给后人阅读古书带来语言文字上的不少障碍。这正如（明）陈第所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①为了解决这些

^① 陈第：《毛诗古音考》。

语言文字障碍，于是训诂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亦如（清）陈澧所言：“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①如果我们把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称作“未知”，那么训诂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而产生的训诂学就是要使这种“未知”变成“已知”，并且训诂学还要为人们的“求未知”提供科学的方法，换句话说，人们可以运用训诂学所提供的科学方法去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语言中的“未知”。因此千驹认为，训诂学的性质是：训诂学是一门具有工具性质的“求未知”的科学，它是准确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语言中的“未知”的重要工具。所谓“求未知”，就是指根据“已知”的材料与知识，运用一定的训诂方法和训诂原则去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障碍。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该书还以清代学者的训诂观与训诂实践来加以验证。这种对训诂学性质的认识无疑具有其独到之处。

（二）在训诂学的内容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在训诂学的内容方面，以往的训诂学著作大多限于“解释语言”，而该书根据传统训诂学的实际和“现代训诂学”的发展趋势，认为传统训诂学着重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释语言，一是阐释义理。二者皆与经典的语言文字密切相关，也与古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综观从汉代到清代的训诂实践，既有对古代文献语言的探求和诠释，也有对古代文献语言中所蕴涵的义理的阐释，并在阐释的过程中解释者往往将自己的哲学思考、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等观念融入其中。这两者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只不过各有侧重罢了。似乎可以这么认为，传统训诂学通过对语言的解释，从而使得古代文献能够被后人理解而流传。这项内容主要是由侧重于解释语言的古文经学来承担的；传统训诂学对义理的阐释，从而使得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元典文献中的思想不断地被解释者经过继承、批判、扬弃之后而注入新的基因、新的血液、新的活力。这项内容主要是由侧重于阐释义理的今文经学来承担的。至于现代训诂学，一方面，它仍然以“解释语言”为其主要内容，但是不再以“阐释义理”为主要内容，虽然也涉及义理。这是因为现代诞生了阐释学。阐释义理的任务一般就由阐释学来承担。从这个方面来看，现代训诂学的内容在范围方面缩小了。另一方面，传统训诂学已开始涉及了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而现代训诂学则以其为重要内容，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

^① 陈澧：《东塾读书记·小学》。

的研究。由此可见，现代训诂学不仅要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中的语言，而且还要研究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解释古代文献语言”的训诂实践，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语言中的词义。反过来说，如果脱离了对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和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那么我们对古代文献语言的语义研究也就只能是散乱的“个案”式研究而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这样就难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训诂学”，也就难以达到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语言中的词义之目的。从这个方面来看，现代训诂学的内容在范围方面又扩大了。综上所述，现代训诂学的内容主要包括解释古代文献语言、研究汉语词语形音义相结合的规律、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等。这些皆是以语义为核心而展开的。这种对训诂学内容的界定同样使得该书洋溢着“现代训诂学”的气息而独具特色。

(三) 在训诂的体式和训诂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新。以往的训诂学著作大多限于“随文释义的注释”和“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的介绍，该书还对“文献训诂札记”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在此之前，赵振铎先生的《训诂学纲要》(2003年)在“第二章训诂学的流别和体制”中设置了“读书笔记”一节；白兆麟先生的《新著训诂学引论》(2005年)设置了“短论考释的札记”专章。千驹此书亦设置了“文献训诂札记”专章。这或许可以看做该书善于吸收时贤新的研究成果吧，但千驹知道，吸收并非等于一味模仿，因此，他注重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其书俱在，读者一看便知。在“训诂学史”方面，以往的训诂学著作大多限于先秦至清代的训诂学史，而缺乏贯通古今的钩稽。虽然千驹此书没有设立“训诂学史”专章，而是分别放在“随文释义的注释”、“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和“文献训诂札记”等章中进行介绍，但是该书对“随文释义的注释”、“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和“文献训诂札记”等三大训诂体式的产生和发展的源流(从先秦直至20世纪末)首次分别做了古今贯通的梳理，从而勾勒出了训诂学各个方面古今演变的轨迹。这种古今贯通式的研究，同样使得该书洋溢着“现代训诂学”的气息而独具特色，同时也为人们今后撰写古今贯通的训诂学史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四) 在训诂的方式、训诂的方法与原则研究方面皆有所创新。该书不再按照传统的“形训”、“声训”和“义训”来介绍“训诂的方式”，而是吸收了王宁先生《训诂学原理》(1996年)中的研究成果，并有所补充。在“训诂方法”方面，除了对大多数训诂学著作中所涉及的“因形索义”和“因声求义”等训诂方法进行深入地阐释之外，该书还将传统的“因文求义”方法改造为

“因语境求义”，并且对该训诂方法进行了深入地阐释。例如：第八章“训诂的方法”第三节“因语境求义”指出：“语境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可分为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如果从训释语言的角度来谈语境，那么我们认为古代文献中的语境主要包括上下文语境、文例语境、辞例语境、情景语境、语法语境和古代社会语境等。其中上下文语境、文例语境、辞例语境、情景语境和语法语境属于内部语境；古代社会语境属于外部语境。所谓因语境求义，就是根据古代文献的具体语言环境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它主要是用来探求言语中的词义。”该书还提出了“因逻辑求义”的训诂方法，并详加阐发。在“训诂原则”方面，不仅根据“因形索义”、“因声求义”、“因语境求义”和“因逻辑求义”等不同训诂方法的“个性特征”而提出了相应的具有特殊性的训诂原则，并且还根据各种训诂方法的“共性特征”而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训诂原则；在具有普遍性的训诂原则方面，除了对前人已经论及的“词义的时代性原则”和“词义的社会性原则”进行深入地阐释之外，该书还首次把“实事求是”作为训诂的原则并进行了深入地阐释。这也使得该书洋溢着“现代训诂学”的气息而独具特色。

三、实用性

大家知道，衡量科研成果的标准主要有两条：除了“理论上创新”之外，还应具备“实践上管用”的特性，即理论能够指导实践。更何况训诂学是一门具有工具性质的“求未知”的科学——是准确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语言中的“未知”的重要工具。这也就决定了训诂学对于训诂实践必须具有指导意义。千钧深明此理，因此，该书非常注重实用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理论阐释与训诂实践成果相结合。无论是阐释训诂学的基本原理，还是阐释训诂的方法与原则，该书皆善于以前贤时彦的训诂实践成果为立论的依据，从训诂实践中归纳训诂理论，又用训诂理论来反思并指导训诂实践，理论与实践可谓水乳交融；二是对某些著名训诂学家的训诂成果做专题研究，例如：第五章“文献训诂札记”第二节“文献训诂札记要籍简介”，对顾炎武《日知录》训诂的内容及成就和《日知录》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对黄生《字诂》、《义府》训诂的内容及成就和《字诂》、《义府》的训诂特色，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训诂的内容及成就和《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的训诂方法等，皆做了深入的研究。既根据这些训诂学家的训诂成果来归纳其训诂成就与训诂特色和学术贡献，又能够让读者从中领悟训诂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的道理，并由此而感悟治学的方法；三是设立“训诂学的应用”专章，从“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训诂学与语文辞书编纂”、“训诂学与古文阅读

和教学”、“训诂学与语言运用”等方面来阐释训诂学的应用价值，尤其是“训诂学与语言运用”，不仅发前人之所未发，而且还使得训诂学这门古老而艰深的科学与人民群众的日常交际紧密地结合，从而为训诂学的应用拓展了空间，为训诂学的普及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些皆使得该书不仅具有“理论上创新”，而且具有“实践上管用”的特色。

总之，《现代训诂学导论》一书深入阐释了训诂学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性质，介绍了训诂的体式、方式和术语，重点评介了部分训诂要籍，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训诂方法的原理和训诂原则，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训诂学在当代的应用价值。该书内容翔实、论述精要、深入浅出，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洋溢着现代气息，确实是一部现代训诂学之力作。

杨合鸣^①

2007年12月于武汉大学

^① 杨合鸣（1940—），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训诂学概说	(1)
第一节 训诂	(1)
第二节 训诂学	(3)
第二章 训诂学的内容	(14)
第一节 解释语言	(14)
第二节 阐释义理	(26)
第三节 字形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41)
第四节 字音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50)
第五节 古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	(73)
第六节 词义的发展演变规律	(93)
第三章 随文释义的注释	(108)
第一节 注释史概要	(108)
第二节 注释的体式	(125)
第四章 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	(133)
第一节 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史概要	(133)
第二节 通释语义的训诂专著要籍简介	(140)
第五章 文献训诂札记	(162)
第一节 文献训诂札记史概要	(162)
第二节 文献训诂札记要籍简介	(169)

第六章 训诂的方式	(194)
第七章 训诂的术语	(200)
第一节 释义的义训术语	(200)
第二节 注音术语和释义的声训术语	(206)
第三节 校勘文字的术语	(209)
第四节 阐明语法及修辞手段的术语	(210)
第八章 训诂的方法	(215)
第一节 因形索义	(215)
第二节 因声求义	(224)
第三节 因语境求义	(228)
第四节 因逻辑求义	(248)
第九章 训诂的原则	(257)
第一节 语言的社会性原则	(257)
第二节 词义的时代性原则	(260)
第三节 实事求是原则	(264)
第十章 训诂学的应用	(274)
第一节 训诂学与古籍整理	(274)
第二节 训诂学与语文辞书编纂	(285)
第三节 训诂学与古文阅读和教学	(292)
第四节 训诂学与语言运用	(301)
后记	(308)

第一章 训诂学概说

第一节 训诂

“训诂”最初简称“诂”，或叫“训”。“诂”又作“故”。汉代以后才合称“诂训”，例如毛亨《毛诗诂训传》；也叫“训诂”、“故训”、“训故”等，例如扬雄《答刘歆书》：“独蜀人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辘轩之使所奏言。”《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解诂：“读谓经，传谓训诂。”《汉书·申公传》：“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

什么是训诂？前人有种种解释，而这些解释往往是就《毛诗诂训传》的书名、《尔雅》中《释诂》、《释言》、《释训》等篇名以及《说文》对“训”和“诂”的说解而所作的阐发。例如：

《尔雅·释诂》郭璞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

陆德明《毛诗音义》“故训传”注：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案“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然前儒多作“诂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纯注《尔雅》，则作《释诂》，樊、孙等《尔雅》本皆为《释故》。今宜随本，不烦改字。

孔颖达《毛诗正义》“诂训传”疏：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释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以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训诂之义，故唯言训诂，足总众篇之目。

《说文·言部》：训，说教也。段玉裁注：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

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

《说文·言部》：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分之则如《尔雅》析“诂”、“训”、“言”为三，三而实一也。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故》，训诂者，顺释其故言也。王筠《说文句读》注：诂训，句。谓诂训同义也。《尔雅》释诂、释训，虽分两篇，义实同也。

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训之辨也。毛公传《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三体，故名其书为《诂训传》，尝即《关雎》一诗言之，如“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诂”之体也。“关关，和声也”之类，“训”之体也。若“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传”之体也。而余可类推。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叠韵连语及单辞、重辞与发声助语之辞也。综合上述诸家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这么几个结论：

第一，从意义上看，“训”是解释疏通，“诂”是解释古代的语言。“训”与“诂”的意义基本相同，都有注释、解说的意思，是同义词，它们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后来“训诂”合称，亦称“诂训”；其中的“诂”在东汉以前大多写作“故”，所以陆德明说“‘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诂”、“故”、“训”作为注解的别名，它们实际上都是“注解”的意思，所以孔颖达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可以说孔颖达是用“注解”来点破“训诂”含义之第一人。

第二，从语法上看，“训”与“诂”都是动词，所以《说文》云：“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训诂”之间的内部结构为并列关系。

第三，从语用上，看，“训”与“诂”曾经有统言与析言之分。析言之，则“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孔颖达语）；“《尔雅·释诂》者，释古言也；《释言》者，释方言也；《释训》者，释双声叠韵连语及单辞、重辞与发声助语之辞也”（朱骏声语）；“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马瑞辰语）。然而在古人的训诂实践中，往往并不区分“训”与“诂”的差异，因此或单言“训”，或单言“诂（故）”，或“诂训”连用。例如，“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郭璞语）；“诂训传者，注